



幸福如花开

鲜花盛开的七月,在南方的一片花海中,我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。那个时候,我正在云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在路上,全国的城市走了大半,要么参加大大小小的培训,要么签订各种合同。总以为母亲健康快乐,但没想到,她也会遭遇病魔侵袭。不用说,生活中,母亲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。只是,我一无所知。

二姐说,你工作忙,本来不打算告诉你,只是母亲这次病情很严重,思来想去,还是得让你回来。

放下电话,心里涌起无限愧疚。在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,她的儿子却在遥远的城市,为着自己的远大前程忙碌。当我匆忙赶到老家,母亲已不记得我了。医生说,母亲是老年痴呆。

一切都是那么突然,就像盛夏的麦田,农民正在收割累累的硕果,一场大雨从天而降,令人猝不及防。

母亲病后,脾气变得喜怒无常。望着院子里高大的石榴树,她会突然向上面扔石头;听着夜晚的犬吠,她会把门关得紧紧的,显得异常紧张。我把母亲抱在怀里,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。

事实上,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苗头的,只是我们都忙,忽视了这些细小的变化。

记得最近一次回老家,母亲依然是很高兴的,带上围裙,就钻进了厨房。不一会儿,又出来了。她问孩子们,你们谁看到打火机了,我要点柴火了。她转了几圈,摸索了一阵子,才在茶几的一角找到了打火机。妻子朝我努努嘴,说,你看,妈老了。厨房里断续传来的切菜声音,也不再是以前的叮叮当当,以前的豪爽,也不复存在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,母亲身上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,只是记不起东西放哪里了,总是问我。我还开玩笑,妈,老年痴呆症犯了?不是放电视机柜子里了吗?还有一次,母亲明明戴着发卡,却还问她的发卡在哪里。她的孙子笑得直不起腰来,奶奶,你戴着呢。

我的母亲,活着活着就老了。看着病榻上的母亲,想起了我小时候生病,心情焦躁。母亲懂我,知道我爱花,就带我去公园看花。公园里有石榴花、月季花、芍药花,大红、艳丽、盎然。看到花,生活有了热情,我觉得自己幸福如花开。我对母亲说,这些花真好看。母亲听了,笑了,笑得幸福、满足,眼泪也跟着掉下来。

不几日,母亲去花卉市场,买回一盆万年青,放在了我的床头。洁白的花盆,翠绿的叶片,在寂寞的夜晚,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意。

病后的母亲,会把卧室弄得一片狼藉,而且动不动就不吃饭,哄也哄不下。有一次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,电视上出现打架的画面,母亲突然站起来,情绪激动,掐着腰,对着电视破口大骂。我们都吓坏了,忙把电视关掉。

有一次,我进厨房,发现母亲望着炉子上沸腾的开水发呆,有几次,她都是突然拿着矿泉水去浇院子里的花。还有一次,她趁我们不注意,偷偷溜了出去,我们四处寻找,直到第二天她才被好心人送回来。母亲,真的是老了,糊涂了,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从此,我再也不让母亲一人出门了。每日午饭后,阳光充足时,就陪伴母亲去散步,走累了,就坐一会儿。晚上睡觉前,给她播放轻音乐,看着她沉沉睡去。

由于我们工作繁忙,舅舅要把母亲接走。舅舅说,他没有工作,很清闲,适合照顾母亲,再说,乡里乡亲的,都是熟人,也方便照应。

母亲走后,我们又开始了忙忙碌碌的生活。白天陀螺一般转个不停,到了晚上,内心不免凄伤。

日子过去了半年,我让妻子和儿子去看望母亲。回来时,儿子对我说,奶奶老是跑到田野里一片油菜花地里,一坐就是一整天,还对过往的路人说,这些花真好看,我儿子最喜欢花了!

听了儿子的讲述,我的泪水簌簌落下。

(红鸟 周口市文化局)

闲聊老吴画廊

老吴画廊,不是文物博物馆,也不是名人字画拍卖行,是两间装裱字画的小作坊,位于陈抟公园老子塔西侧。名曰“老吴画廊”,我看比这斋那轩的好,接地气又沾仙气。

店主老吴,五十出头,寸头,小胡子,个子不高,清瘦。喊他“老吴”并不为过,装裱字画这行他已经干了近三十年,据说吴夫人娘家祖上还是大清朝御用装裱师。这里虽是工作室,每次去店里,从不凌乱,一把刻刀、一个铅笔头都有固定的归处,连屋里的垃圾桶也规规矩矩地系着红绳。我想,这应该是他木工出身养成的习惯。老吴不抽烟,不喝酒,累时就喝喝茶,写写字,你还真别说,老吴泡的茶,不浓不淡,很值得品味。老吴写的字自己装裱好悬挂店内,和一些大手笔相比还真不丑。有一次碰巧他正在做画框,我就默默站在一边看,他不急不躁,一个固定螺丝都不会少拧,我真替他着急。老吴的店不大,可来往的名流却不少,他们像我一样都是回头客,对老吴放心。这个不爱笑的老吴,不做作,讨人喜欢。

有时为了赶时间等着拿画,不得不陪着他加班到很晚,饭时一到,老吴的爱人会准时整几个小菜留我做客。自己蒸的蔬菜叶、腌制的酱豆,再去罐子里捞几个咸鸭蛋,整几个杂面馍,吃起来很有味道。他爱人

说,老吴喜欢在家做饭吃,不爱下馆子,所以不出门凑几个菜不是问题。真没想到一个粗人,还那么多讲究。

关于老吴,还有一个故事。戊戌猴年冬日傍晚时分,我和老吴在喝茶闲聊,一位年近八十的好古之士缓步走进老吴画廊,从浅灰色的帆布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两张小画在台案上抹开,用手点了点,说出三个字:“能修吗?”我凑上前去,瞬间惊呆了,一幅是清代画鸟名家华岩的《麻雀拜月》,一幅是鹿邑故人潘又泉先生的《竹下听雨》。那麻雀侧头回眸,若有所思;那瘦竹叶疏节亮,亭亭玉立。可惜虫蛀鼠啃,画面已残破不堪。老吴点点头。老者脸上掠过一丝喜色和惊异,又说出三个字:“真的能?”老吴狠狠地点点头。老者揪了揪山羊胡子,拍了一下老吴的肩膀说:“老兄,靠你了。”一周后,当两幅画展现在老人面前时,老人愕然了,粗糙的手轻轻地在画面上摸了又摸。老人望着眼圈黑青的老吴,挤出两滴热泪……后来才听说,那两张画是老吴熬了几个通宵才修补好的,并且分文未取。有人说老吴老实,看来不假。

老吴画廊门口的楹联是木刻的,是李逸野最得意弟子郭亚东的手迹。对联内容为:小技雕虫笔墨纸,大千世界天地人。读来有趣!

(郭士飞 鹿邑县涡北镇小学)

幸福的答案

上周三午饭后,窝在沙发上小憩,没想到一觉醒来,腰疼得厉害,用手撑着沙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站起来。双手扶着腰来回走动,思索着是不是刚才睡姿不当,或是硌住腰了。我左扭右摆,想用物理疗法摆脱疼痛,一番努力后,疼痛依旧,我放弃了幻想。我把近一周的劳动情况在脑中过滤一遍:没有搬过水泥,没有扛过粮食,没有拉过重车,更没有过度运动……这突如其来的疼痛从何而来,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抱着侥幸心理静观事态的发展。经过一夜的休息,疼痛虽减轻一些,双腿又有明显酸麻,抬动有障碍。轻伤不下火线,我坚持上了一天班,到了晚上,躺到床上连翻身都困难了。经过一夜的煎熬,次日一早我就去了医院。医生询问我病情缘由。平时喝酒吗?不喝。一咳嗽腰疼吗?不疼。近一段或近几天内干过重活儿没?没有。那就奇怪了,拍个片儿看看吧。我说行。影像片很快拍出,医生拿起片子熟练地往灯箱上部一戳,只见一条黑白相间的骨骼曲线清晰地展现出来。我装作内行的样子凑上前观看,只听医生说,也没多大的事儿啊,看把你疼的!我忙解释,以前我就没腰疼过,平常上楼梯根本没有一步一个台阶走过,至少一步走两个,有时也可走三个。医生看我这样说,表情严肃地告诉我,虽说没大碍,但也有两三节椎间盘轻微膨出,你不要大意,我给你开点药,再教你一套自我训练动作,每天

做两次,双管齐下,应该很快就会康复。

我一步一摇走出医院,大街上人流如织,叫卖声、喇叭声不绝于耳,以前自己是不喜欢这浪涌般的嘈杂声的,但今天不一样,自己行动不便,成了一个病人,想把自己融入人流,来仔细聆听这奇特的交响乐。

回到家,谨遵医嘱,吃药、做训练动作,情况一天比一天好,双休日过后,腰竟不疼了,走路来虽不是健步如飞,倒也能昂首阔步。

以前,单位、家庭、社会,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,周而复始,始终感觉过着无聊、乏味,甚至让人抱怨的日子,那时候感觉什么是幸福?在追求什么样的幸福?自己不清楚。当趴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,时常会想,只要我能身体健康,什么加薪升职、同事争执、家庭矛盾都是过眼云烟,都不是那么重要。

日子一成不变的时候,我都会自我安慰,生活就是这样。我疼痛的日子,走路来是步履蹒跚,那么艰难缓慢,仿佛看到了自己七八十岁的样子,犹如过了一辈子。平淡的日子似乎自己用不着珍惜,一旦失去的时候,就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这一病好像让我瞬间清醒很多,改变很多,它让我更加认真面对今后的生活,懂得重视和爱护自己的身体,更懂得去关心和体谅他人。

病痛痊愈,现在想想,幸福真是太简单了。

(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)